

我们总是期望人生路上展开无数美好和精彩的故事，故事往往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演变成事故。

CI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DESPAIR GAME

绝望游戏

长篇小说

吴刘维

著

吴刘维 著

长篇小说

绝望游戏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望游戏 / 吴刘维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04-4730-4

I. ①绝…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473 号

绝望游戏

吴刘维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刘茁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井岗印刷厂印刷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80,000 印数: 1-6,000

ISBN 978-7-5404-4730-4

定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人们拥有屋顶,忘记了天空。

——[美]梭罗

大年初一凌晨2点,吴谷生做了个恶梦。

他梦见自己拼命地往一座石山上爬。似乎身后有人追杀过来,却又看不到人。石壁很陡峭,没有攀附物,他感觉随时有摔下深崖的危险。他用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趾头死死咬住岩石,一寸一寸地往上移动。当他爬到山顶时,已全身湿透,精疲力竭。他发现山顶有许多个四四方方的小窗口,从其中一个窗口爬进去,发现这是一间房子,房子没有门,只有四面石壁,阴森可怖。他赶紧从房里逃出来,伏下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地吸在巴掌宽的窗台上,身下是万丈深渊……

楼下父亲燃放的炮竹声,把吴谷生从恶梦中救了出来。

吴谷生打开房间所有的灯,脱掉内衣,站在厕所喷头下,刺骨的冷水淋得他全身起鸡皮疙瘩。

冷水并没有冲洗掉恶梦带给吴谷生心头的恐惧。

吴谷生特别信梦。他觉得人生如同铁轨,一根是白天,一根是黑夜。白天是人与人的交流,黑夜是人与灵的交流。人与人同属一个物种,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容易很直接,但交流的背后很复杂,隐藏着虚伪、狡诈、欺骗和伤害。人在白天的交流中普遍感觉很累,也就普遍放弃和忽视夜晚与灵的交流。其实与灵的交流跟与人的交流截然不同。与灵的交流充满智慧和快乐。人与灵的交流看上去很复杂,因为人与灵处于两个世界,不可能直接对话,只能依托梦中的一些画面和场景进行交流,或者借助其他的方式来完成。你可能要绞尽脑汁才能破译这些画面和场景,但一旦你读懂了灵的话语,你就会受到启迪,受到指引。灵是善意的,真诚的,他绝不会伤害你,因为灵与你远隔千

山万水，千时万空，与你毫无名利之争，权色之夺。

当然，这只是吴谷生的个人体验。吴谷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每天要吃饭穿衣，没有闲工夫去研究这些深奥的东西。而且他知道这些东西不符合唯物论，他也就很少跟人去探讨这些东西。但在吴谷生骨子里，始终坚信每个人有两个人生，一个白天人生，一个黑夜人生。人一辈子分为白天半辈子，黑夜半辈子，白天喧哗地站着活在人中间，黑夜平静地躺着活在灵中间。

吴谷生猜想，大年初一凌晨托这么个梦给自己的，一定是祖母的亡灵。

在吴谷生所有故去的亲人中，吴谷生跟祖母最亲。祖母对吴谷生疼爱有加。初中毕业那年，学校组织去韶山参观，要求每个学生缴纳五块钱食宿费，吴谷生兴冲冲地跑到家里去要，家里没钱，吴谷生哭着回了学校，祖母追了十里地，将一张临时借的皱巴巴的五块钱塞进吴谷生手掌里。有年祖母病了，很想吃桔子，吴谷生那时还在幽江镇教书，放学后就从镇上称了一袋桔子回家，送给祖母吃。次年吴谷生的孩子吴家女出生，祖母来镇上看望坐月子的吴谷生老婆王回香，手里提着一袋桔子。吴谷生仔细看，原来就是自己送给祖母吃的那袋桔子，祖母竟然一个也舍不得吃，放到地窖里冷藏了一年。

吴家女 10 岁那年，祖母去世。那年吴谷生已调往省城无雪城工作，但过年仍旧回幽陵县老家。年底，祖母就有要走的迹象，但一直不见吴谷生的大叔回家，祖母的一口气始终悬着，不敢落下。大叔跟人到桂林打石头修路，三年没回家，也没有音讯，祖母年年过年望眼欲穿。现在祖母要走了，她想最后看一眼大叔，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坨肉。捱到正月初二，吴谷生预备带着老婆孩子乘车去岳母家拜年，刚出门，就从祖母房里传来哭声，吴谷生心一沉，转身风进门，已落气的祖母竟向着他缓缓地举起手臂，吴谷生双手握紧祖母的手，直至初三日凌晨，早已断气的祖母仍旧抓住吴谷生的手不放，吴谷生哭着说：“阿婆，您放心去吧。大叔没事的，我会帮您把他找回来。”祖母的手这才完全冷却，从吴谷生掌中枯叶般滑落。

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每隔一段时间，祖母就会无声地坐在吴谷生的梦里。

五年中，吴谷生不断地通过在桂林的同学和朋友打探大叔的下落，间或有一些关于大叔的零碎信息传过来，但始终没有大叔确切的消息。按说从吴谷生所在的无雪城到桂林，路途并不算遥远，但在五年的忙忙碌碌中，吴谷生始终未能成行去寻找大叔，这么多年，大叔是好是坏，是死是活，家人全然

不知。

五年后,祖母悄然从吴谷生的梦里消失,吴谷生满怀愧疚,他明白自己伤了祖母的亡灵。

也是怪事,自从失去祖母亡灵的庇护后,吴谷生麻烦不断。先是商业操作上,曾经倾力帮助过的作者蓝萍萍几乎天天在跟自己闹,而且越闹越大,把一个小小的经济纠纷演绎成一场对吴谷生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继而个人事业上,打从参加公开招聘做上《经济前沿》杂志社总编后,单位内部的斗争一直不曾断过,反对派始终在摩拳擦掌;再是个人生活上,与王回香陷入了一场硝烟弥漫的离婚战。两年中,商变连着事变,事变连着婚变,让吴谷生防不胜防,心力交瘁。

大年初一的这个恶梦,莫非是好心的祖母又在向吴谷生预兆什么?提醒什么?

这晚,吴谷生再没睡着,依在床头翻阅着手机信息。亲人、朋友、领导、同事的新春祝福,让吴谷生顿生暖意,心想,用手机信息拜年,省时省力还省钱。吴谷生不喜欢复制别人的信息,他打了条信息:

我们热爱新年,因为她带给我们希望与梦想;我们热爱春节,因为她带给我们团聚与欢畅;我们热爱您,因为您带给我们温暖与力量。吴谷生在此祝愿您新春快乐,四季吉祥!

吴谷生觉得这条信息适应性强,无论发给朋友、亲人、领导、同事,都适宜。他翻开电话号码本,从第一页开始,挑选出名单,集束发送。

那个恶梦不知不觉又回到吴谷生脑海中。

山顶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怪的房子?那些古怪的房子为什么全是石头的?石头房子是不是意味着很牢固?

牢固的房子那不就是牢房吗?

莫非自己今年有牢狱之灾?

吴谷生猛然一惊,整个脑袋都麻了。

打从正月初一做了恶梦，吴谷生就没有出过大门，天天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往年这时候，吴谷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半夜回家，一身酒气地叫父母开大门，现在朋友们打吴谷生手机，喊吴谷生喝酒，吴谷生都谎称自己在幽陵县老家。间或有电话打到楼下找吴谷生，因为吴谷生事先对父母作了交待，父母就对着话筒大声说：“吴谷生不在家，有事请打他手机！”

有时吃完饭，吴谷生也坐一会儿，陪父母聊聊天，母亲就会洗净一个苹果或梨子递给吴谷生，大部分时候吴谷生不吃，把苹果或梨子放回桌上，母亲就会抿嘴一笑，说：“谷生在屋里也装文。”意思是吴谷生在家里也讲客气。母亲和父亲来无雪城三年了，父亲早已拿腔拿调地学讲无雪城话，母亲却始终说着幽陵县土话。吴谷生大学毕业后在幽江中学做过五年语文老师，他觉得幽陵县土语中的“装文”应当作“假装斯文”解，但不带贬义。

大部分时候吴谷生把自己关在楼上，把身子撂进被褥。楼上有台电视机，吴谷生也只是偶尔看看好看的西片，也不看书报杂志。

每天上午，母亲都要上楼来搞卫生，卫生搞完后，再给吴谷生送上一杯热茶，换上一盘水果，看着几乎原封未动的水果盘，母亲又会抿嘴一笑，自语道：“谷生在屋里也装文。”

父母只当是吴谷生辛苦了一年，借过年好好休息几天。

吴谷生的确想好好休息一下。这两年，他觉得自己几乎天天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就像从战场上临时撤下来的一名战士，他最需要的就是睡眠。他要彻底放松紧绷的神经。他要消除日积月累的身心疲劳。他需要静静地疗伤。也

怪,这段时间吴谷生的睡眠竟出奇地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下楼吃饭,吃完饭又上楼,把自己撂在床上,很快又进入梦乡。因为睡得好,头发竟然也掉得少了,以往每天起床,看见枕头上成群结队的头发,吴谷生就心痛不已,可怜头上草,日益变稀少。

大年初一凌晨的恶梦也消减了吴谷生出门的兴致。每逢做了恶梦,吴谷生都督促自己尽量少出门,不是非办不可的事情,吴谷生都会选择拖延或放弃。这看上去似乎可笑,但确实是吴谷生多年的切身体会,既然信梦,就得依梦行事。

在这段短暂的与世隔绝的时光里,吴谷生体验到了与父母和睦相处中亲情的温暖,同时在梦中也获取了与灵交流的心灵快乐。所以正月初七的上午,当吴谷生下楼来吃中饭,猛然看见王回香和吴家女在场时,多少有些惊讶,仿佛梦中醒来的战士,发现自己其实仍身处战场。

吴谷生也知道,王回香今天来,不是作战,不过是带着吴家女来给吴谷生父母拜年。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是中国人最宝贵最难得的生存和平期,任何冤家债主,情敌对手,都会偃旗息鼓,相安无事。

吴谷生朝大家笑笑。

母亲说:“吴家女,喊爸爸。”

吴家女开口说:“嗯,爸爸。”眼睛仍旧望着电视。土狗吴谷狼不声不响地蹲在吴家女面前,不时扭转头望着吴家女,吴家女摸一下它的头,它就很温顺地回过头去,陪吴家女一同看电视。

吴谷生挨吴家女坐下。

王回香并不望吴谷生,与母亲东一句西一句地拉家常。

吴谷生侧眼瞟一下王回香,发现王回香剪了个平头,显得比年前更精神,脸上大约经常做美容的缘故,又白又亮,微微泛光。他不由得在心里掂量,自己跟这么一位精力充沛、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女士作战,恐怕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吴谷生发现吴家女的眼睛越发近视。吴家女仍是戴着半年前吴谷生给她买的紫框眼镜,看电视时身子前倾得厉害,下巴几乎碰着膝盖。吴谷生知道,这是吴家女学习太用功的缘故,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现在进入高二,吴家女的学习从不要父母操半点心,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班上前三名,不管是这些年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她跟着频繁变换学校也好,还是这两年父母闹离婚增添了她心理压力也好,像吴家女这样的孩子真真难得。

“家女,别老看电视,眼睛要注意休息。”

吴谷生说这话时明显地感觉自己底气不足,自从他与王回香闹离婚分居后,吴家女就跟王回香生活在一起,加上这两年吴谷生日子过得很不顺,他已经很少给予吴家女关心。

吴家女应了声:“嗯。”

父亲很快把饭菜做好了,满桌的菜仍旧是荤菜多素菜少,有吴谷生喜欢吃的鸡腿和肥肠,有王回香和吴家女喜欢吃的鸡菌子和猪肝,母亲放肆地给王回香和吴家女夹菜,王回香一边接了,一边又把它夹回菜碗里,口里说:“你们自己吃。”吴家女干脆把碗和手一块扭到背后去,躲过奶奶的菜,眼睛仍旧望着电视,王回香就说:“高中生,不懂礼貌。奶奶夹菜,要接到。”母亲笑笑,说:“吴家女在屋里也装文。”

父亲问:“有盐不?”

每顿吃饭,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有盐不”。父亲原先在幽陵县老家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喜欢喊他去炒菜,老家做酒,一摆几十桌,大伙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则贺喜,二则改善生活,大伙只放肆吃菜,不吃饭,所以父亲尽量在菜里多放油少放盐。进城后,父亲总担心菜里少了盐,每顿都要问。

王回香答说:“有盐。”末了又补了句:“好吃。”

吴谷生听出了话里的客套。

以往不这样。以往住在一起时,王回香总会跟父母发生一些争执。

比如王回香主张多吃青菜,父母坚决反对吃青菜。王回香的理由,青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多吃青菜对身体有好处,何况吴家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父母的理由,城里的青菜打农药太多,吃了中毒,吴家女的身子金贵,千万吃不得,父母还会时不时地拿出报纸,或者指着电视,对王回香说:“你看你看,青菜中毒,又倒了一片!”虽然王回香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但父亲拥有购菜权和掌勺权。王回香的学校在东郊,每天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有时中午得闲,就去菜场买几把青菜,傍晚回家后放进冰箱。隔几天打开冰箱,青菜还在冰箱里青着,王回香就来气了,当着父亲的面,恶声说:“吃死了人,我负责!”父亲并不理会,冷声说:“你要吃,你炒!”星期天,王回香就自己炒。炒好端上楼,拴

上门,看着吴家女吃,剩下的重新放进冰箱,嘱咐吴家女,次日热了吃。次日再问吴家女,吴家女说,冰箱里没有,王回香忍不住又要和父母争吵。

曾经这种琐碎的无休止的争吵,也是让吴谷生难断是非、进退维谷的争吵,就像无数只蚂蚁爬满了吴谷生全身,叫吴谷生特别难受。现在随着吴谷生与王回香的分居,这种日复一日的争吵已经烟消云散。

大年初七这顿中饭,虽然依旧没有青菜,但表面看上去气氛异常友好。饭后王回香又和吴谷生的父母聊了一会儿天,才起身喊吴家女回去,说吴家女还要做作业,母亲赶紧拿来一包鸡蛋,递给王回香,说:“土鸡子,给吴家女补身子。”幽陵县老家称鸡蛋为“鸡子”,好比鸡的孩子。

王回香和吴家女走后,父亲递给吴谷生一张纸条,说:“吴家女写的,说要等她走了再给你看。”

吴谷生摊开纸条,看见吴家女清秀工整的字迹:

亲爱的爸爸:

你过年好吗?我跟妈妈在幽陵县老家大舅妈家过的年。大舅妈家过年人很多,很热闹,我也很开心,但终究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硬要离开妈妈,我有点恨你。不过,你跟妈妈和好的话,我会原谅你的。如果你执意要离婚,我可能会恨你一辈子。

你的女儿吴家女

一股别样的滋味从吴谷生心头涌起。

母亲忙着收拾桌子,父亲呆坐着,都不做声。

忽然听见父亲一声长叹。

吴谷生心酸地想,在任何战争中,最无辜的是老人和孩子。

正月初八,吴谷生起了个大早。母亲把车子擦得清清亮亮,看见吴谷生下楼,连忙说:“谷生,你爹煮好了粉,放了两个土鸡子,你吃完再走。”吴谷生怕母亲又说自己“装文”,象征性地夹了几筷。早上吴谷生很少吃东西,他的理论,让胃多睡会儿。吴谷生的胃经常半夜里还受折磨,啤酒呀,臭豆腐呀,花生米呀,一应往里装。吴谷生习惯在上午10点以前不去惊动自己的胃。

父亲早已提着一挂炮竹等在大门口。每年年头出第一回车,父亲都要放一挂炮竹。吴谷生把车倒出院子,听见身后响起密密麻麻的炮竹声和土狗吴谷狼的狂吠声。

吴谷生到得最早,他先给办公室的花木浇水。办公室的花木郁郁葱葱,枝繁叶茂,这些花木是吴谷生接手杂志社后买的,都两年了,还这样充满生机,让吴谷生始料不及。吴谷生印象中,广东过来的花木,生存期不过是几个月。望着两年来越长越茂盛的花木,吴谷生心生喜悦,暗自感叹,省政府风水还真是不错!吴谷生又在小黑板上用红粉笔写了副对联。上联是“新春新景象”,下联是“老刊老精神”,横批不知写什么好,干脆写上“年过完了”,意思是大伙该收心干活了。估计大伙快到,吴谷生再给每个员工准备了一个小红包。

吴谷生负责的《经济前沿》杂志是一家由省政府主管、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老牌杂志。1990年省政府成立经济研究中心后,杂志划归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两年前吴谷生还在北京时,朋友卜心吟来电话说,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换了老板,新上任的宋主任头一个改革举措是向社会公开招聘《经济前沿》杂志总编。“这是你吴谷生的老本行,不妨报个名试试。”卜心吟说。当时吴谷生

在北京闯荡数月，一事无成，深感北京水太深，不宜久呆，接到卜心吟电话后，立马从北京撤回来，经过笔试，面试，考察，三轮下来，吴谷生终于胜出。吴谷生上任后才发现，这个正厅级研究机构，研究经济厉害，研究人际关系更厉害，吴谷生一进入杂志社，不由自主地陷入人际关系的漩涡。

吴谷生到任以前，杂志社的工作一直由常务副总编牛小琴主持。主持了近三年工作的牛小琴，一门心思把“副”字摘掉，偏偏新来的主任宋征途不但没帮她摘掉“副”字，反而新招来一个总编压在她头上，一气之下，暗中联合杂志社原有员工，集体对抗外来的和尚，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反吴行动。

与此同时，牛小琴的爱人夏天也揭竿而起。

夏天也在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夏天被外界称为全省经济界的一张王牌，大凡省里召开重大经济会议，必坐主席台。其实夏天的出名有些偶然。某年，上面来了位首长到省里视察。首长不过问其他工作，只关心省里的经济发展状况。首长对本省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知道省里的其他工作是很不错的，单就经济工作上不去。省里只好临时取消早已安排好的全省抗洪救灾经验汇报会，改作全省经济发展研讨会，请首长作指示。首长笑笑说，指示就不作了，主要是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会务组于是连夜拟了一份会上发言名单，其中包括经济研究中心的区域经济所所长曹科，因为曹科的区域经济理论在全国很有影响，不料曹科出差在外，只好临时让副所长夏天出席。夏天在会上大胆提出把省城无雪城和周边三座城市合为一体的“四合一”理论。观点一出，全场鸦雀无声，与会代表都望着首长。首长脸色平静，坐在两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却挂不住地惶恐。这种会上，不是非常成熟、得到公认和首肯的观点，是绝对不可以亮出来的，否则会让主席台上的领导难堪，很难下台。夏天却旁若无人、滔滔不绝地宣讲他的四合一理论。他先谈为什么要四合一，四座城市已具备哪些合的条件，合后对全省经济将起到怎样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再谈如何四合一，产业如何合理布局，服务业如何联动，融资渠道如何畅通……会议规定每位发言者不得超过10分钟，主持会议的副省长不得不提醒夏天已超时，首长却示意让夏天继续说下去。夏天一说说了45分钟。夏天说完，全场沉默，首长开口说：“夏教授，有书面文字吗？”夏天连声说：“有有有。”从提袋里抓出一叠打印稿，给首长呈上一份，会务组同志赶紧跑过来帮忙散发。看到首长专神地翻阅，大家也就专神地翻阅。最后首长表态：“不错，这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

的一个突破。”大家都松了口气,纷纷鼓掌附和。首长走后,省里专门成立了“四合一”领导小组,邀请夏天做了顾问,夏天一炮走红。

后来民间普遍传闻,夏天的四合一理论是剽窃所长曹科的。有人去找曹科核实,曹科说:“没得的事,没得的事。”后来又传说,曹科之所以否认,是因为省里做了工作,省里为了平息事态,许诺曹科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天是不是剽窃,无从考证,但半年后,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离休,曹科被提拔做了副主任,却是不需考证的事实。

在经济研究中心大院里,很多人躲着夏天。倒不是剽窃没剽窃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夏天像一名斗士,他希望自己面前永远站着一名强大的对手,他只有在不断地进攻、不断地防御中,才能保持自己始终旺盛的生命、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一旦面前失去对手,他就会绝望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像盛开过后的花朵慢慢枯萎。经济研究中心前两任主任,就因为不幸成为夏天的靶子而被夏天打下台去,所以在经济研究中心大院,常年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宁愿让小偷盯上,也不能让夏天盯上。

由于爱人牛小琴没被重用,夏天盯上了新上任的宋征途。他联合经济研究中心少数在宋征途改革举措中受损的中层干部和研究骨干,分头在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游说,开展比牛小琴反吴行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倒宋运动。

010 吴谷生一直厌恶这种窝里斗。吴谷生参加工作二十余年,始终坚持只做事,不站队。这二十余年中,吴谷生调换了六个单位,在每个单位都是跟群众的关系比跟领导的关系好,跟门卫的关系比跟一把手的关系好。但进入《经济前沿》杂志社后,牛小琴联合旧部公开向自己叫阵,吴谷生的事就不好做了。吴谷生心想,咱惹不起躲得起,他托关系在省政府院内租了两间办公室,把杂志社从经济研究中心大院搬出来,又另行聘了一批员工。经济研究中心大院原有的两间办公室依旧归牛小琴她们用,牛小琴她们愿意到省政府办公,吴谷生表示欢迎,她们不来,吴谷生也不反对,每个月做了多少事就给她们发多少补贴,反正她们的工资由经济研究中心发,吴谷生管不着。这就形成了如今的一刊两制局面。

因为是新年第一天上上班,打进来的电话很多,有客户的,有杂志社驻全省各地工作站的,也有杂志社部分在外地过年暂时回不来的记者的,办公室主

任胡琪一概很客气，一拿起话筒，便说：“哈哈，新年好！”已经报到上班的记者，也笑嘻嘻地给各地领导和客户朋友电话拜年。记者们大都喜欢用办公室电话，因为全省的领导干部都知道，凡是“222”开头的电话都是省委省政府的，对方一看号码，都会本能地表示客气。

毕竟大伙放假玩野了，暂时还收不回心，吴谷生只是跟大伙聊聊天，开开玩笑，并不谈工作。中午，吴谷生请大伙在省政府旁边的福升馆吃饭。

吴谷生计划下午去经济研究中心大院拜年，下到二楼，才想起大院里要过了正月十五才上班，大院里的领导和同事大都回老家了，现在去，碰不到什么人。吴谷生心想，其实在大院里上班还是蛮合算的，一年到头，做多做少，工资照拿，每年还休两次假，寒期一个月，暑期一个月，倘若再做几个课题，还有额外的进账，日子其实过得蛮滋润的，想不通夏天和牛小琴两口子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返回办公室时，吴谷生接到老同学周末兵的电话，顿时情绪高涨，说：“5点半我到你楼下接你，一块喝酒！”

吴谷生找了一家临江的饭馆，两人靠窗边坐下。吴谷生要了四瓶啤酒，对周末兵说：“我三瓶你一瓶。”周末兵酒量不行，每回喝酒，吴谷生尽量让周末兵少喝，但周末兵很健谈，每回一块喝酒，气氛都好。

吴谷生说：“过年还好吧？”

“别提，倒霉透了。”周末兵的脸色沉了下去，“大年三十晚上，我跟老婆孩子去岳母家吃晚饭，回来发现家里被盗，我老婆洗了澡去的，金器手表都没戴，我的手机放家里充电，都让小偷偷走了，手机里有我所有的电话号码。”

“这小偷真他妈缺德，大年三十晚上都不放过！”吴谷生愤然道。这些年周末兵原本过得很不顺，现在连过大年都摊上这样倒霉的事。吴谷生问：“报案了吗？”

“报案有啥用？现在大案要案都搞不赢，这种鸡毛蒜皮事谁去管？再说咱也不忍心去打搅，警察也要过年呀。”周末兵说，“初一去我岳母家拜年，我岳母肩膀痛，我老婆说，你帮着按摩下，给我岳母做了半小时按摩，我岳母很高兴，连说舒服，不想第二天清早，我岳母一个电话打过来，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周呀，你摸着良心问问，我哪点对你不好？竟然对我下毒手！我老婆一问才知道，她妈整晚没睡，双肩痛得更厉害，现在还起不了床。老同学，你说我冤不冤？你说我这年过得烦不烦？”

“来，喝酒。忘了这些倒霉事。”吴谷生举起杯，与周末兵碰了下，一饮而尽，把话题岔开，“艺术节进展如何？”

一提起艺术节，周末兵顿时两眼发光，神采飞扬，他把脑袋一个劲往桌子

中间扯，颇为神秘地靠近吴谷生说：“老同学，可了不得！石默这回要发大财了！光展览一项，估计就可以赚个几百万，还有论坛、讲座、评奖、拍卖等等，这下石默要发醉了！”

记得去年正月，吴谷生他们在无雪城工作的中学同学组织聚会，总拢来了两桌。石默开了一辆奔驰，很风光。饭后石默包了一个歌场，请大家唱歌。说是同学，吴谷生只在他们那所中学插班读了一年书，因此除开本班同学，其他人都不熟，那次聚会吴谷生头一回认识石默。正是在那次聚会上，石默高声宣布，他要承办一个全国级的史无前例的大型艺术节——全国首届民间收藏艺术节，艺术节的主会场设在无雪城会展中心。石默异常兴奋地对大家说：“明年的金秋十月，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上亿件民间珍贵藏品，将汇聚无雪城，成为本省文化史上和商贸史上一大盛事，届时我将给你们一一送票，请你们目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风采！”石默的激情演说，几乎感染了在场每一位同学，纷纷向他敬酒。吴谷生认为这点子确实不错，但操作起来恐怕难度很大，不会像石默讲的那样简单。他当时觉得，石默这人头脑灵活，敢想敢干，但有点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吴谷生向来不善张扬，注重务实，所以他不怎么喜欢像石默这种类型的。后来石默经同学介绍主动过来敬酒，他拍拍吴谷生肩膀，声音很是夸张地说：“老同学，总编大人，到时候还希望你给我们艺术节造造势！”吴谷生只是笑笑，淡声说：“喝酒喝酒。”石默临走时告知吴谷生：“我们的老同学、也是你的好弟兄——周末兵答应过来给我帮忙。”

这之后过了一个月，周末兵果真带着被子衣服从深圳过来了，这出乎吴谷生意料。因为一年前吴谷生接手《经济前沿》杂志时，急需帮手，三番五次打电话喊周末兵过来，周末兵硬是不肯来。他当时解释，新近加盟一家报社，报社实行年薪制，每年年底一次性发工资，收入很可观，中途退出不好。这报社的事听上去有点悬，吴谷生建议他暗中调查一下报社的财务状况，如果状况不佳，赶紧抽身，免得上当，我这边随时欢迎你。但周末兵最终还是没有来。原先周末兵不是这样的，每回一喊就到。那年吴谷生在北京办公司，一个电话打过去，周末兵不顾老婆阻拦，拿起背包当日下午上了火车，车上没座位，周末兵一直从深圳站到北京。这回石默一喊他他就来，吴谷生心里多少有些疙瘩，但周末兵来无雪城，虽不是在自己这边上班，毕竟两个老朋友又可以经常在一块，所以吴谷生还是高兴。周末兵来的那天，吴谷生开车去火车站接，碰了